

棒秸垛

■崔冶营

时光倒退三十年,每到棒子成熟的季节,小村内外就变得拥挤起来。不管是打谷场,还是大湾边柳树下,甚至是胡同里的墙根下,到处都是棒秸垛。

棒秸垛的大小和形状是因地制宜的。譬如大湾边这样的狭长地带,只能先让两捆棒子秸呈人字形倚住一棵树,然后像一条龙似的往后码。至于“龙身”有多长,完全由主家的棒秸有多少而定。这样的棒秸垛一头是通透的,从最外端的出口钻进去,到倚住树的尽头,就成了“死胡同”。

倘若码垛的地方没有树,也没有墙可依托,人们就先让四个棒秸捆你倚着我,我靠着您,待它们站稳了,再同时向两端码。这样码出的棒秸垛两头通透,不光风可以自由出入,十来岁的小孩儿也能从这头儿钻到那头儿,那份快乐不亚于钻地道。如果同时码成三道四道,甚至六道七道这样的棒秸垛,再在里面钻着玩儿,那种乐趣简直就像闯迷宫。

有的人家除了种棒子,还种高粱、谷子、花生、黄豆、芝麻、绿豆,这么多的庄稼在中秋前后扎堆成熟,家中院子、屋顶盛不开,主人只得把它们安置到村边的场院里。这时候,那一条龙人字形的棒秸垛就在场院边站成了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。主家在“围墙”一

端留一个出口,出口处铺上一层厚厚的麦秸或干草,再在干草上铺上被褥,被庄稼盈满的场院就有了“警卫处”。凉爽的秋夜,月亮开心而安静地播洒银光,蟋蟀和其它秋虫争先恐后地弹唱,看场人睡在这静谧安然的大环境里,做出的梦也格外欢畅。

我上初一那年的秋假,爸爸在我家的一亩半茄子地周围码了一圈儿棒秸垛。夜晚,我理所当然地成了“围墙”口的“警卫”。“警卫室”里没有电灯,油灯又不敢点,于是我的手电筒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我在两列棒子秸之间横搭上一根粗棒子秸,把手电筒大头朝下吊在“横杆”中央,“警卫室”的照明问题就解决了。

那个夜晚,我趴一阵,坐一阵,将一本十几万字的《骆驼祥子》看完了,也将四节干电池里的电用完了。更让我吃惊的是,当我钻出“警卫室”伸伸胳膊想巡视一番的时候,爸爸已经摘好了一筐茄子。爸爸看到我,用嗔怪的语气说:“你这看茄子的倒好,茄子都让人摘去了你也不知道。”说得我怪没意思的。

这种人字形码起来的棒秸垛不但可以给看场、看菜的提供便利,自恃有“狡兔三窟”基因的野兔们也图省事,吃饱喝足后就钻到棒秸垛深处睡大觉。比野兔更胜十

筹的猎人发现它们的行踪后,先在棒秸垛的两端出口处布下天罗地网,然后拿一根大棒围着棒秸垛敲打。受到惊扰的野兔慌不择路,不管从哪个出口外逃,都会一头撞进猎人布下的大网里,让他们酣畅淋漓地享受一把守“网”待兔。

如果垛棒秸的地方不狭长,也无需它们做围墙,有的主家也将棒子秸一圈儿围一圈儿码成一个大圆垛,最后再用棒秸捆棒秸,牢牢束住圆垛的腰肚。这样的棒秸垛连野兔都不想钻,更别说比野兔多很多的小孩子们了。不过,麻雀们喜欢这样的棒秸垛,黄昏还没日落,一群一群的麻雀就一头扎到挤挤挨挨的棒子秸尖尖里,扑棱扑棱身体,就是一个柔软温暖的巢穴。

也有的主家嫌箍圆垛麻烦,就将棒子秸横一层竖一层,像盖房垒砖似的码起来。这样的棒秸垛高高的,厚厚的,远看是一座山,近看是一堵墙,连麻雀也不光顾了。但它有一个缺点,不透风。如果棒子秸还没干透就垛起来,最里层的就会发霉变质,不但做不了牛马驴骡的食材,做烧材也不好用了。

不管是能钻进钻出的一字长蛇棒秸垛,还是不能钻的圆棒秸垛、方棒秸垛,只要有棒秸垛,村庄的秋天就有原汁原味的底色。

乡村记事

人生感悟

糖罐里的哲学

■陈倩倩

闲来无事,和几个朋友到旧货市场,以期能淘换些装饰屋子的小玩意儿。刚走到一个瓷器摊,我的目光便被角落一只不起眼的罐子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只通体白色的瓷罐,罐身和盖子上缀有青花纹路。不知是年代过于久远还是做旧的缘故,它的白隐约透着一股“土气”。

看着它,我不禁想到了爷爷厢房里那只同样土气、不起眼的冰糖罐。

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度过的。家里的堂兄兄弟姐妹很多,大人们忙于奔波,只能把我们这些小孩子送到乡下的“聚集地”。在他们中间,我是最小的,年龄小,个子也小。

那时,村子里只有一个小卖部,售卖的物品屈指可数。但唯独糖果种类丰富,算是为数不多我们可以买得起的美味零食。每月领到零花钱时,我们会把钱集中上交给我们的“财政大臣”——大堂姐,让她作为代表去买糖果。当大堂姐小心翼翼捧着一把宝贝回来时,每次还没走到门口,大家就会哄堂而上“抢劫”一空。

我个子不高,每次都抢不过比我足足高上半个头的哥哥姐姐们,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失落,经常独自坐在门槛上发呆。

终于,爷爷发现了我的心事。一天吃完早饭,趁哥哥姐姐们出去玩耍的间隙,他神秘地把我拉进厢房,从高脚木柜上拿出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瓷罐,冲我眨眨眼,示意我打开,里面竟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糖果。他拿出一颗剥开糖纸放进我嘴里,问:“甜吗?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,贪婪地吮吸着那份独属于我的甜。爷爷粗糙的大手,在我的头上抚摸着两下,对我说:“先尝到的甜,不算甜。等你长大了,能自己伸手够到这罐子里的甜,才是真正的甜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从糖罐里听到爷爷的哲学,小小的我当时并不能理解那话里的深意,只暗下决心要快快长大。

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田埂土地是他打了大半辈子的老朋友。黄昏时,他最喜欢带着我坐到田埂上,一一向我介绍他的“老朋友”,有时是小麦,有时是玉米,有时是红薯。讲至兴处,爷爷也会冷不丁向我提问:“小宝,你知道红薯为什么长在地里吗?”我摇摇头表示不知。这时,爷爷会跳下田埂,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,一颗给我,一颗给自己,在厚实的土地上跺两脚对我说:“别人不轻易看见的都是宝贝,就跟嘴里这颗糖一样,你要一层一层剥开糖纸才能吃到。外表好看,内里也要衬得上。”

夜色渐浓,爷爷会从田埂上站起来,拍拍身上的泥土拉着我们一起回家。一大一小在洒满金色的田野上,慢慢走向回家的路。

爷爷读书不多,他糖罐里的哲学却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,成为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养料。

瓷罐里小小的糖果,每一颗都包含着爷爷精挑细选的爱。

念念不忘

打枣

■安小悠

一到9月,老院的枣子便熟了,褪青衣,换黄衫,涂两团胭脂。千颗万颗压枝低,个头儿比鹌鹑蛋还大,最大竟有小儿拳头般。秋阳如泼,大枣粒粒闪光,看着喜人,馋人。在树下站着,用力呼口气,那香甜的气息让人感到一种心安,一种满足感,俗世烦扰仿佛都溶化了。

老院的这棵枣树是爷爷手植,枝繁叶茂,正对西窗。打我记事起,它的枝干就越过偏厦,浓阴遮蔽半个院子。如今更是壮硕,粗砺的树干宛如耄耋老人的脸,沧桑中有坚毅,却又千帆归来,云淡风轻的模样。

初夏时节,米黄色的星状小枣花从翠枝间冒出,成团成簇,清芬的香气整个院子都盛不下,溢到墙外去,引来成群蜜蜂,风动一帘花影。从偏厦到堂屋是一条青砖铺成的甬道,落花时节,“载载衣中落枣花”,枣花常常落在人身上、头发上,一夜功夫就能铺满甬道。清晨,眼神不好的鸡在甬道上啄来啄去,将那落花误作母亲撒下的金黄色的小米。

枣花落处青枣坐,小小的,不比针鼻儿大。熏风日暖,小青枣长得很快,不几日已有绿豆大小了。每个青枣上都布满泛白的斑点,像新生儿的鼻头,无比的娇嫩。等青枣长成指肚儿大,已是炎夏。在枣树下放一张竹床,夜晚躺在树下乘凉,树上枣,天上星,一样的繁密。乡村的夏夜格外静谧,星在夜空闪烁,枣在树上摇晃,闪闪摇摇,小孩子便很快入了梦……

梦外是青枣,梦里就熟了。姐姐拿来长竹竿给我们打枣吃。姐姐个子高,打枣又有章法,她打上一竿,噼啪啪地下起枣子雨。打下的枣子个大核小,脆甜。记得有一年,她拿着竹竿,抬头准备打枣时,正好有一只过路鸟落下一泡粪,不偏不倚落在了姐姐的鼻头上。我们看到后捧腹大笑,她又羞又气,再也不肯为我们打枣吃了。

打下来的枣子用小桶盛了在井中吊半日,吃起来凉甜酥脆。奶奶牙齿不好,母亲就把枣煮熟给她吃。煮熟的枣子面甜,但我们偏偏喜欢在熟枣上撒辣椒粉,甜辣参

半,别具风味,吃得亦亦乐乎。有时母亲也别出心裁,烧甜枣汤,或将熟枣刺成泥烙枣饼、蒸枣糕,包包子、炸甜角,为我们贫瘠的童年生活翻出尽量多的花样。有时枣子打得多,母亲就给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送去一些。我们上学时也在书包里装一些,到学校分给同学吃。

“西风梨枣山园,儿童偷把长竿。莫遣旁人惊去,老夫静处闲看。”这是辛弃疾的词,每每读到此处,脑海中总会浮现老院的枣树,浮现持竿打枣的情境。秋风扫尽落叶,露出枣树深藏的秘密。枣儿躲过了我们的竹竿,躲过了鸟雀的利喙,借了西风在枝头风干。一粒粒的红枣,凝聚着枣树对季节的相思。母亲把这些枣子打下来,珍藏好,等到春节蒸枣花馍……

【菊花】

菊,并未辜负我们的热忱,初衷不改,每一年,每一秋,自顾开放,点缀荒园。开放之时,瓣若金丝,丝缕垂卷,屈伸如意。颜色娇艳明亮,在深秋霜重的冷风中,兀自灿烂着,开成一幅画,一幅朴实、勇敢、坚韧的画。

——江利彬

【仰望秋天】

秋天是一个值得仰望的季节,秋高气爽,万里晴空如洗。仰望秋天,内心囤积着感恩的情愫。感恩泥土上渐次成熟的庄稼,感恩那些匍匐在山坡上的一草一木。

——聂顺荣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思绪】

那日,一只黑黝黝的蟋蟀悄然跃上我的案头,微微摇动着一对长长的触须。它以沉默的姿态、无声的呼唤再次勾起我浓烈的乡愁。俨然就是儿时乡下的那只蚰蚰儿,久别重逢,令我百感交集。它曾在老屋某个缝隙栖息,于深秋乃至整个冬天不知疲倦地吟唱。

——王海龙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